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管窺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金榜

謄錄監生臣夏毓圻

春秋管窺卷三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以繼弑君不忍言即位也左傳謂文姜出故非也葢夫人孫齊在三月其先必偕桓之喪歸魯矣若在齊未歸何遲至三月而又言夫人孫耶孫

在三月則正月在魯何妨即位而指以爲姜出故耶

左氏釋經亦間有率意處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孫者以國人交謫內不自安也公羊謂夫人固在齊言孫於齊念母也果夫人在齊何以今始言孫果念母亦豈遲至今而始念耶穀梁謂接練時録母之變安有母變而經年始録者此皆緣夫人歸不書至故曲爲之說也不稱姜氏左傳謂絶不爲親葢文

姜與聞乎弒實桓之讐義不可以入廟固為臣子者所不得而親之也故其出也史不書姓氏以明見絕於魯或謂姜雖有罪子不可以讐母不知情有為義屈者禮出母不喪以義絕於父也況殺父之母逈異於被出之母安得親之而竟忘父讐乎即人子私恩有所不忍而揆之於義不得不絕此左氏以絕之為禮也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天子之卿食采於單伯其爵也送王姬者以

天子嫁女於諸侯尊卑不敵使同姓諸侯主之故單伯送王姬至魯命魯為之主也公穀皆以單伯為吾大夫之命於天子以送為逆夫魯之卿未嘗聞有單氏若臧孟叔季諸家世為魯卿豈無一命於天子而皆以名稱獨於先後不見經傳之單伯為命大夫而不名理固難信且命大夫之不名何所考據如齊國高為天子二守而高傒國歸父稱名魯叔孫豹王賜之路車命服非命於天子乎晉趙武天子使三公勞之

豈尚未命為卿乎而皆不以字稱則知命大夫之不名亦無是例矣王姬下嫁於齊禮宜遣使送女至魯使魯為之主若天子不送女召魯使而授之女如棄遺焉豈父母之情齊受昏而魯為之逆於名亦不順以婚姻之大而轉相授受又豈所以別嫌明微也原公穀之意以後有單伯會伐宋會鄄及如齊至齊之稱類吾大夫故遂謂吾大夫耳不知單伯之會伐宋以諸侯伐宋在春單伯會之在夏故不與伐宋諸侯

序而以會伐為文鄟之會齊欲歸功天子故以單伯會諸侯赴其如齊也以襄仲使告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單伯為魯往故書如其至者以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故書至豈得强斷為闕　夫而左傳所載之事俱以為不足信耶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曰為外禮也葢王姬下降同姓諸侯雖為之主究非父母之國可以歸寧者比故不館於內而館於

外所以遠嫌也公羊謂築之禮也於外非禮此不審乎男女之防故也按禮女子嫁於他國父母終則不歸寧故許穆夫人欲唁其兄而不得為賦載馳况以同姓之疏輙延王姬於宫而不以為嫌乎蔡哀侯之見其姨實致敗莘之戎公孫敖之為仲逆爰啓登城之惑故禮之坊不可不謹築館以供王姬頓舍用待齊侯之逆固同姓諸侯主之之禮於外者雖同姓必遠嫌也穀梁又以築之於外為變之正謂仇讐之人

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使魯莊果知仇讐不可以接婚姻必不聽文姜頻與讐會而躬與讐人為狩以取樂矣謂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按禮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春秋時諸侯卒哭而釋服無有行三年之喪者傳稱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然晉侯未大祥而遂享諸侯又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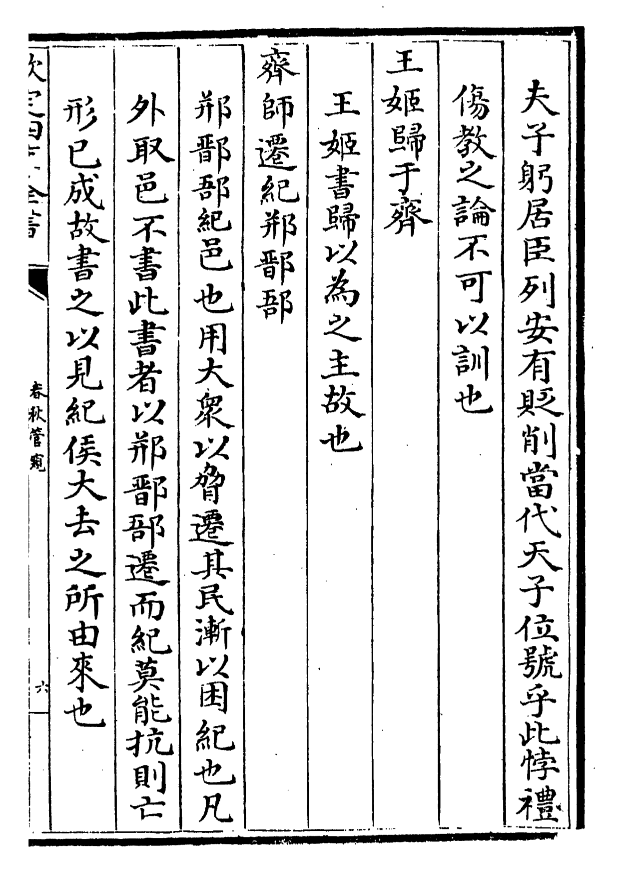
齊侯投壺以宴豈先以是責人者後遂自忘之乎蓋既塟而未卒哭則猶在喪中既卒哭即除喪故宴享無嫌也以莊之忘親事讐必不違衆而獨行三年之喪明矣而謂於卒哭後尚以弁冕相接為嫌豈其然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錫之服命即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之謂錫桓公者追命之也王或稱天王或稱天子或稱王皆因舊史本無義例之分而宋啖助諸家謂以桓弑君篡國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故不稱天與成風之歸賵會葬使妾並嫡無異故其文一施之不知春秋果以寵桓去天則必先於渠伯糾仍叔之子家父等聘去天矣何至桓歿錫命而始去其天耶謂成風之歸賵會葬為使妾並嫡而去天則歸惠公仲子之賵何以不去天耶夫春秋之作義在尊王


夫子躬居臣列安有貶削當代天子位號乎此悖禮傷教之論不可以訓也

王姬歸于齊

王姬書歸以為之主故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鄑郚紀邑也用大衆以脅遷其民漸以困紀也凡外取邑不書此書者以郱鄑郚遷而紀莫能抗則亡形已成故書之以見紀侯大去之所由來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

春秋惟國書伐於餘邱小國也若國邑則必言所伐之國矣如舍國而但言邑則邑於何屬誰為受伐之國公羊謂邾婁之邑非也穀梁謂君在而重之亦非也不知其國又安知其君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此公子溺而去其族以會仇讐伐同姓故疾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稱字賢之也以酅入齊者人與地俱附於齊也

以地附敵何賢之有紀侯自知必亡而又不能下齊

故分地與季令事齊以全宗廟季能屈已存紀春秋所以賢之也

冬公次于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者厲公而非子儀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其年九月突入於櫟雖未入國已處鄭之竟內則鄭

君矣觀衛靈公之出如死焉齊侯使公孫青聘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齊侯曰猶在竟内則衛君也今突已入櫟處鄭竟内非鄭君乎民無二上國無二君凡稱鄭伯明突而非子儀矣且桓十五年冬諸侯會袲伐鄭左氏曰將納厲公不克而還十六年諸侯又伐鄭齊陳二君皆納突者也不應復與子儀為會惟子儀未與諸侯會故莊十四年被殺不書弒而突亦不書復歸若衛剽既與諸侯會則書衛甯喜弒其君

剽而獻公之自儀𠩄入則書衛侯衎復歸於衛矣𬞜子由以鄭伯為子儀非也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往而不返土地人民悉委之而去也紀侯自知必亡而不忍殘害其民故以季下齊存祀而身則棄宗社遺妻子矛焉遠遯不與非義較其志若其行潔髮騶乎西山之高蹈故春秋大其去也或以不能自强為善又不能死社稷為譏不知齊為封豕長蛇

志在吞噬紀齊之不敵奚止什伯諸難於魯而魯無策請王命以求成而公告不能歸季姜於京師而天子莫庇魯將會鄭謀紀而鄭又辭以難勢窮計竭更無可呼籲者矣且齊馮陵狎至不滅不休及遷郱鄑郚而紀已在齊掌握自强之說徒虛語耳至於效死弗去不特傷我民人而竊恐齊怒益增鄰之宗廟亦不能保均亡也無寧存宗廟而亡是以伯姬卒而不葬叔姬存而不偕脫身長往經傳不言所之亦不志

其殁蓋鴻飛冥冥身與名皆隱非徒去國已也春秋所以嘉之至有以太王遷岐責之者此亦未審乎古今時勢也太王處戎狄之鄉地曠而無主故得捨此就彼紀在山東尺地莫非有主何隙之可遷公羊謂大去者滅也不言齊滅以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為賢者諱其說尤誕據謂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然譖者無形而烹者天子天子烹之而讐天子之譖人是讐天子也人臣而讐天子可乎古人有言曰敵惠敵

怨不在後嗣今藉口九世之讐滅天子婚姻之國無王甚矣公羊子方嘖嘖賢之是崇亂而奬逆也可乎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不曰齊人而稱齊侯者著其詐也齊襄迫逐紀侯使夫人卒而不及葬憯惡極矣而猶欲以葬伯姬邀名其果能欺天下後世耶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狩非微者得偕明齊侯也而稱人以與讐為樂忘親甚矣故不言齊侯為公隱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郳黎來來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人逐君擅為廢置諸侯討而伐之宜也而抗王師

則又不可故四國畧而稱人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天子之公卿書官書爵大夫書人書字家父南季字而不人以有天王使在上也子突書人者恐不審其所自來故以王人冠之也或以稱人為下士字之為褒未見有據蓋春秋之書王人并子突而三洮之盟不言其人翟泉之盟王子虎也而曰王人安見子突獨為下士而以字之為褒歟將以救衛為善耶按朔

之惡於父在時搆殺其兄非惡於國也急子暨壽死朔固以次當立非簒也天子即欲罪舊惡宜黜之於始今朔已在位五年公子洩公子職皆北面為之臣者也既已久為之臣而復以私怨逐之得不謂之叛臣乎人臣而叛君作亂固王法之所當誅而天子方興師以助之安得為善以助叛為善是凡為臣者俱可以私怨廢置其君矣豈可以訓天下後世觀黔牟之立與放春秋俱不書明不以為君也不以為君則

不予其立可知而又何善乎救衛乎故知五國之抗

王師與子突之救衛均之聖人所不取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入者國逆之詞衛侯雖有五國之助而二公子不能

興師以抗㑺受放殺葢國人已奉朔矣故以國逆為

文公穀謂朔名為絶之入為簒詞為逆按諸侯失國

而復歸無有不名者鄭伯突衛侯鄭衛侯衎曹伯襄

皆稱名豈皆絶之乎許叔之入於許豈亦為簒為逆

耶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謂得意至會不得意至伐其說亂經按公之會伐無有不至伐者其伐而又盟則至會惟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不盟也而以會至蓋公七月伐鄭晉用僑如之譖九月執季孫行父公旋待鄆是會伐之事早畢至十月出僑如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扈而後公歸所重不在伐故至會而不至伐襄

十一年伐鄭盟亳矣而以伐至以盟而鄭即叛盟所重不在盟故至伐而不至會安有所謂得意至會不得意至伐者乎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夘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者經星也即二十八宿傳謂恒星不見夜明也

林氏釋為日光不匿故夜明愚謂日未匿即不得稱夜夜則日既匿矣光安得不匿恒星不見者非日光不匿之謂歷家推四月辛夘為月之五日月尚微不能掩星則亦非月光矣非日非月乃天顯其光所以為夜明也星隕如雨者傳謂與雨偕劉歆釋如為而竊謂未是葢有星則無雨有雨則不見星且著於上為星隕於下即為石仰而視之則因雨莫辨俯而察之惟見有石何以知其為星故知經書星隕如雨者

言星之隕如雨之多實仰而見之非謂與雨偕也漢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則如雨之非雨不又可證乎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者不得已而用之興師次境而無敵俟陳蔡而陳蔡不至書之以見其輕舉妄動也

甲午治兵

先次郎而後治兵明師在郎而不在廟也廟中亦非

習戰之地左氏謂治兵於廟非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次郎之師本以俟陳蔡及陳蔡不至而慮師出無名

故又從齊圍郕蹇叔有言曰勤而無所必有悖心此

之謂矣

秋師還

無名興戎久歷三時故書師次師圍郕師還以重著其師之勞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齊大夫不名非一人也大夫不得會公侯然齊無君以難故不嫌於僭故直書公及而不諱也蔇魯地齊大夫越竟而來盟謀奉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葭之盟齊大夫雖謀奉子糾而國人之心未一故伐齊以納之公羊穀梁俱作糾於是有以糾不書子為不當立小白繫齊為宜有齊不知子糾之子非即位未葬之子也凡公子即位未葬曰子糾未即位安得稱子其曰子糾如鄭之子華子臧晉之子員子朱皆以子繫名者也故納曰子糾殺亦曰子糾不然而納不稱子於不得立而殺之反君而子之果何所取義

乎且鮑叔臣事小白與子糾為敵其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亦以子糾為君而子之乎則固知子糾其名而非即位未葬之君稱也其宜立不宜立豈係於是小白之繫齊者亦非謂宜有齊也按春秋之例凡公子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如莒去疾自齊入於莒齊陽生入於齊皆國逆而立故書入而繫之以國突歸於鄭赤歸於曹皆諸侯納之故書歸而不繫以國今子糾以諸侯納又未得

立故不稱國小白以國逆而立書入而繫之國例也豈謂其宜立乎惟程子據薄昭與淮南厲王長書有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之語遂定小白兄而子糾弟有不當立宜有齊之辨然考史記齊世家及管子俱稱齊僖公生太子諸兒次糾次小白荀卿亦謂齊桓殺兄以爭國是糾兄而小白弟也薄昭生於後代固不足據以證世家管子荀卿之非其曰殺弟云者以劉長為漢文帝弟驕恣不法故稱殺弟以切儆非真辨

二子長幼謂確有所據也諸家又謂忽繫鄭而突不繫鄭覊繫曹而赤不繫曹乃嫡庶之辨提萏不繫邾而書弗克納乃長幼之辨不知忽與覊之稱國謂其出奔耳非歸國也春秋凡列國公子大夫出奔無有不稱國者何獨於鄭忽曹覊之奔謂因嫡起例耶突與赤不繫國者以外納而歸故不繫國不因非嫡而起例提萏之不繫國亦外納之例其長幼之辨於弗克納見之非以不繫國分長幼也又有謂公子入國

而繫國者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皆宜有國者也不知去疾雖長而展輿已立為世子則展輿為嫡去疾為庶陽生為諸姬子列在五非嫡非長俱不宜有國者去疾以羣公子召陽生以陳乞召與小白之以高國召同故皆從國逆而繫之以國豈謂其長而當立乎穀梁謂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審乎長幼之序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書及不書公者為敗諱也公羊謂內不言敗言敗為伐敗以復讎也夫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是助讎也豈曰復讎而又何敗之可伐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書子糾殺亦書子糾明其名也公羊謂貴其宜為君也胡文定謂不當殺也夫宜為君與不當殺要之未得為君豈可以未莬之君稱之非君而以為君春秋無是例也殺之者實魯而曰齊人取殺之者葢魯

莊以千乘之國雖敗猶可自强何至不能庇一子糾而奉命殺之恐後如齊之鄙邑然故書取以病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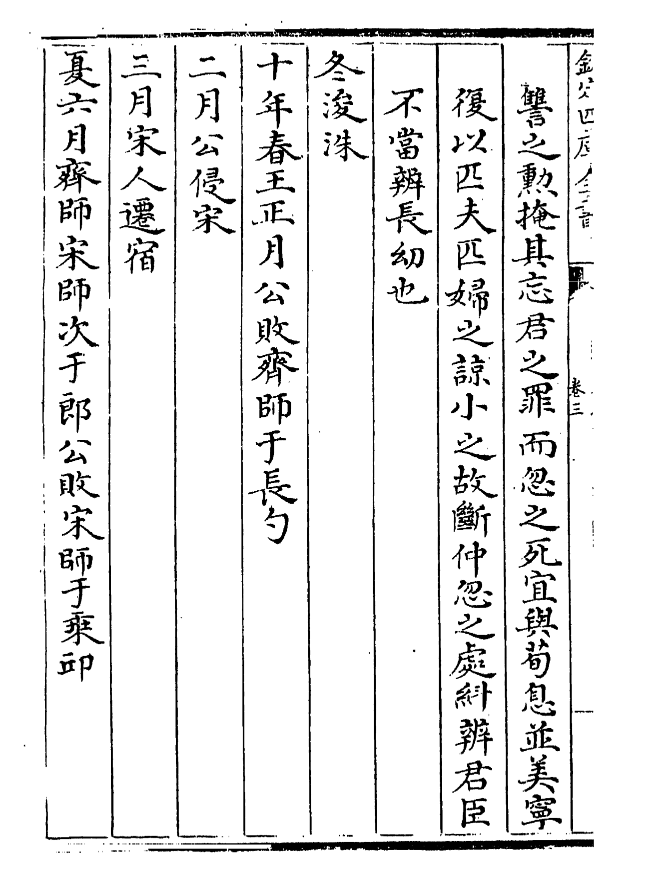
附管仲不死相桓論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而相桓論者以其忘君事讐故子路子貢疑其未仁乃夫子盛稱其功而不言其非良以糾非管仲之君而桓非管仲之讐不當死而不死故無非耳不以功大而謂可掩過也程子竊疑夫子之言因薄昭書有齊桓殺弟一語

遂以諡糾幼而小白長謂輔糾為非義糾死為實當故聖人不責仲死而稱其功又曰若使桓弟而糾兄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仲與桓為不同世之讐計其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夫乃害義愚謂糾長而桓幼見於齊世家及管子荀子彼薄昭所稱固不足以為證而仲之應死與不應死亦不繫乎糾之長幼而繫乎糾之為君與否如糾幼而既立若晉之奚齊卓子則固君之而固臣之矣死其死宜也不

死為不忠糾長而未得立不過一長公子如魯之慶父等孰君之而孰臣之不死其死亦宜也死之為傷勇今糾非世子納而未入國未即位於朝未告於祖廟不得為君仲與忽又豈得為之臣桓亦先公之子國逆而立之茍主宗社誰曰非君仲與忽固齊臣也豈得而讐之程子惑於忘君事讐之論故疑聖人之言害義欲證糾幼以曲解明乎糾之非君而桓之非讐則仲忽之不當死灼然矣安取乎長幼之辨而謂

世家管子荀子俱不足信耶獨是仲與忽既為糾傅無君臣之分而有師保之誼不幸而糾罹於難為之傅者豈竟同秦越之相視乎按禮交遊之讐不同國傅亦猶之友也仲忽而為糾也禮違之他邦可耳退耕於野不仕可耳忽以君禮死之死非其義矣仲捨小節而相桓以成匡世之大勲得輕重之權故夫子嘉其功而不言其過夫亦以功百而過一可弗論也若糾既為君則臣分已定仲雖建有大功豈得以事



讐之勲掩其忘君之罪而忽之死宜與荀息並美寧復以匹夫匹婦之諒小之故斷仲忽之處糾辨君臣不當辨長幼也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書歸者以命魯爲之主故書不言送王姬者非卿來故不書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侯大去叔姬已歸宗國今齊桓以禮信屬諸侯酅之宗廟克寧故歸酅以終老葢婦人之義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叔姬歸酅正也故春秋賢而書其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傳宋人以賂請南宫萬於陳而醢之是賊已討

矣閔公曷為不書葬疑萬於立子游後遂葬閔公如晉欒書中行偃弑厲公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在迎立周子之先齊崔杼殺莊公越十三日而葬諸士孫之里葢弑逆之徒貶削其君不以禮葬之故皆不待五月也宋之臣子於賊討後不復改葬失未復讐不葬之義故萬不書殺閔不書葬也有譏宋人久不討賊致令出奔者此不達時勢之言也夫萬恃其勇弑君與大夫如拉朽一時無有能抗故羣公子

咸奔又逆黨方盛擁師圍亳剪滅亦非容易迨蕭叔與戴武宣穆莊之族合而以曹師伐之然後勝焉事固有難有易而豈得以遲久責之必盡如仇牧之粉身一旦計不旋踵於討賊復讐奚益胡氏謂書萬出奔而閔公不葬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亦舍本求末之論葢未復讐不葬原以勵本國臣子非以責隣國也宋之臣子果能復讐改葬自可告無罪於先君豈得因陳人受賂而反没宋人之善乎故知不書殺萬

與葬閔者以葬在前討賊在後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四國稱人皆大夫也大夫不會公侯故人之等於微者齊桓欲圖霸而恐諸侯未肯服從故降尊而與四國之大夫會明年會鄄假寵王臣以合諸侯至十五年再會鄄而後遂主諸侯齊始霸也穀梁謂人宋公為疑桓非受命之伯按北杏齊地時宋桓初立國亂未寧似未遑遠與齊會且宋桓為衆所立得國以正

非急急焉求定其位可比故以大夫聽命穀梁於何所考而必其為宋公且疑齊桓曷為人宋公尤不可解之論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諸侯伐
宋在先單伯會伐在後故不序於諸侯之上而以會
伐為文後人遂指單伯為魯卿豈左傳親見國史為
不足信而反以無稽之言為實據耶

秋七月荆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齊請王臣涖會以合諸侯故以單伯會諸侯告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復會而齊遂主諸侯葢諸侯咸尊齊矣故左傳曰齊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不書會之人微者也胡氏謂會者公也以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按春秋有為魯諱者有魯自為諱者如黒壤之會晉人止公於會公不與盟故諸侯之盟不書此為魯諱也淮之會公實見執於齊而猶以會至此自為諱也然皆書公未有隱之者若幽之盟何諱

而没公不書也謂鄭詹之逃來為叛盟耶夫詹非齊之叛臣乃鄭臣見執而不能待禮逃之為辱命非晉欒盈宋華亥等叛臣所比故逃魯而齊亦不見責也若以納逃諱公則襄二十年盟澶淵魯邾為同盟而明年邾庶其來奔襄五年盟戚魯宋為同盟而明年宋華弱來奔何澶淵與戚不為公諱而獨盟幽為諱歟盟而曰同者言同心欲盟也時齊桓信義已著故諸侯同心欲盟自是之後稱同盟者雖多然循其名

而未必盡如其實若清丘之盟晉衛皆不實其言何

同心之有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執稱人畧從國詞非與之也諸侯不相為治其有不

修職貢侵敗王畧者方伯連帥以王命討伐之禮也

更有關於大變者執其君歸於京師請天子治之亦

禮也擅執之則非禮矣雖臣有罪擅執之亦非禮也

齊桓始霸而擅執諸侯之大夫壞先王之制故畧而以人稱穀梁謂人為衆詞以人執與之詞者非也夫殺衛州吁齊無知稱人為衆者討賊之詞也若鄭詹豈其比乎執之者實齊侯豈得諉之於衆執而不歸京師是專執也何與之有且春秋之執大夫皆稱人若齊商人之弑其君舍抗王命而執單伯晉郤犨之取貨於宣伯聽其譖而執季孫行父豈亦以稱人為與之乎

夏齊人殲于遂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為齊所執何以得逃葢齊實緩而縱之也詹不能

待命守禮而遁逃苟免故書逃以賤之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戎來者知我有備而遁去也公帥師以追之公

穀皆大其追左氏獨以不言其來為諱不知其何所諱杜氏釋以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而追之故諱不言其來非也夫戎果來侵虔劉我邊境驅掠我民人安有不覺其來者追則敵去未遠之故若戎來不覺戎去而後興師則曠日遲久尚安所追耶書追者明我有備而戎不為害也

秋有蜮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外災來告則書公羊以為及我故書非也果及我則

為魯災矣安有捨我災不書而反書外災乎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謂過悮也大眚則過悮之大者肆釋而縱之也舜典眚災肆赦則眚固有赦者矣大眚而肆則凡屬過悮無論小大俱縱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及之者公也凡公與諸侯盟則曰公及與大夫盟則

曰及如盟晉處父荀庚郤犨衛孫良夫宋向戌等俱稱及不稱公也

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此告廟而飲至策勳之禮脩故也公羊謂危之按納幣以結姻好何危之有且納幣觀社逆女公之如齊者三一往既不危至於再至於三豈尚危之耶

祭叔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秋丹桓宫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既親迎矣則當與婦偕至公先至非禮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不言夫人姜氏至自齊而曰夫人姜氏入者以公既已先至夫人不可以自至故不曰至而曰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者曹世子也立而不能君故不稱爵與鄭忽同羈繫國者凡奔皆繫國赤不繫國者凡外納皆不繫國非當立不當立之辨也

郭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古者朿修之問不出境今季友越國會葬此違禮之始故左氏以為非禮公羊謂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內難者非也時莊公尚存安見慶父叔牙之為難而避

之苟國有難避而弗顧亦非人臣事君之誼春秋豈

為通乎私行且既避矣莊公疾病時何季友猶在而

得以誅牙也觀後之能誅牙則先之必不避可知穀

梁謂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葬諱出奔也其說尤

鑿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郿

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新者除舊以更新也毀而築之猶謂迫不及逮有而新之曷不俟時况在凶歲乎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時不時不言而自見今於大無麥禾告糴之前書築郿於後書新延廐而莊公之罔恤民艱益見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此卒於酅也亡國之夫人卒不書媵娣不録而叔姬書卒者以姬之歸酅守義志不忘紀故紀亡已二十餘年春秋特書其卒而猶繫之紀嘉其志也

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次成者何穀梁謂欲救鄣而不能杜氏謂齊將降鄣

故設備趙氏謂魯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要皆以已見測度非有所稽也魯莊之次凡三次滑次成俱不言故次郎則書俟陳蔡而陳蔡不至皆著其無謀妄動徒勞我師焉耳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者小國穀梁謂紀遺邑則非葢紀亡已二十七年其遺邑豈能獨存至今必待大師廹脅而後降乎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葬叔姬者鄫也鄫葬之禮也故春秋録之以終叔姬

存紀之志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齊稱人公羊以為貶夫桓之伐戎以救燕乃急病攘

夷春秋之所善也何貶焉穀梁以人為愛齊侯謂桓

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

之也善之也夫桓公任管仲以霸其用兵行師皆謀出萬全伐戎豈無制勝之策而肯輕舉蹈險乎況為燕伐戎燕固其因國也至於諸侯之從亦不過外張其勢非真能藉其力也如蔡衛陳之從王伐鄭鄭子元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及擔動而鼓蔡衛陳皆奔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此不特無從伐之益而并以致敗安見其無從為必危乎至以人之為善之詞尤倒置疑經文本

書齊侯伐山戎下文書齊人來獻捷而兩譏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於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此齊侯使人來獻捷也公羊以齊侯親獻捷非也葢諸侯有四夷之功於是乎有親獻捷於王北面陳俘戎服將事今齊與魯並列為侯而齊為霸主其獻捷

也齊侯將北面陳俘而魯君南面受之乎抑三揖三讓授受俘馘於兩楹之間乎於禮多窒故疑獻捷之稱侯與伐戎之稱人兩相訛也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傳城小穀為管仲也按小穀魯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齊有穀邑在濟北桓公城以寘管仲此魯自城

其邑非城齊所封管仲之邑也魯莊初與桓有釁晩乃與之同盟未見深德於桓何至為其大夫城邑以媚齊予如果為齊城則亦必繫之齊矣不言齊者非齊也葢城小穀與城轂相似故左氏誤以為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齊侯欲伐戎而先與魯遇欲救鄭而先與宋遇俱越境遠謀不以勞憚此所以能得與國之心而成其霸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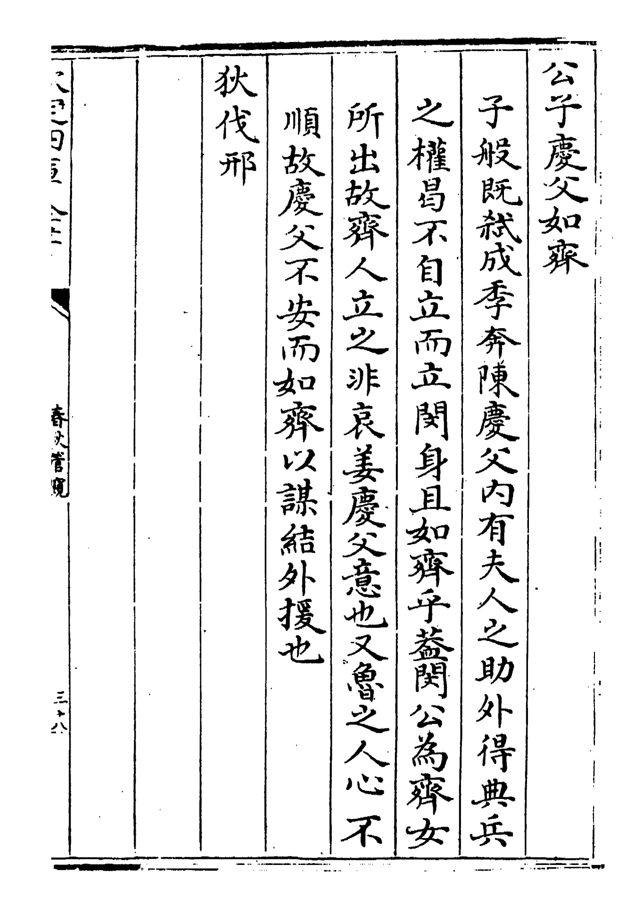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子牙實殺而曰卒者為季子隱也惟隱之故仍曰公子若無罪而死者然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已未子般卒

左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子野以未葬卒故稱子稱名子惡以既葬卒故稱子而不名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既弑成季奔陳慶父内有夫人之助外得典兵之權曷不自立而立閔身且如齊乎葢閔公爲齊女所出故齊人立之非哀姜慶父意也又魯之人心不順故慶父不安而如齊以謀結外援也

狄伐邢

春秋管窺卷三

春秋管窺卷四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言即位左氏謂以亂故然閔公既立雖國内未靖宜有以鎮定之不應以亂遂廢即位之禮實以繼弑君不忍言即位故不書也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盟大國而請復季友又次郎以待非閔公弱齡所能辦是知魯尚有人焉為之輔佐而政不在慶父故得與霸主盟以召季子若政在慶父則閔公已為所制安得出與齊盟而又能次郎以待乎觀落姑之盟有以知慶父之無能為也矣

季子來歸

時主幼國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親賢以安社稷故盟落姑以請季子其歸也如家人婦子之喜於艱止故曰來歸稱季子嘉之也

冬齊仲孫來

此仲孫湫也何以不名左傳曰亦嘉之也嘉而言亦者蓋湫來省難而不以去慶父為急顧云待其自斃其為齊侯謀隘矣猶曰嘉之者以其云務寧魯難而親之

杜霸主覬覦之念為有功於魯焉耳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者時祭之名於大祫祭亦曰禘又免喪後吉祭曰禘按王制天子諸侯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礿特禘祫嘗祫烝祫諸侯礿特禘一特一祫嘗祫烝祫皆時祭也特則各於其廟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毁廟之主不與曾子問

所謂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是也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隂義也禘者陽之盛嘗者隂之盛昔者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象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故魯之嘗禘得用天子之樂惟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王制不同疑周禮一書周公作而未之宣行故名

未盡一然時禘實應在夏故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正指夏時五月也至郊特牲之春禘秋嘗明堂位之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乃漢儒見春秋魯禘有在二月遂謂之春有在六月遂謂之季夏其實春禘非禮也大祫祭則毁廟之主與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王者五年一大祫諸侯三年一大祫王者之大祫為大禘以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故異其名所謂不王不

禘也諸侯之大祫至其太祖而上有謂禘其祖所自出而祖以下不得與非也葢始祖之所自出推之亦至遠矣祭者以一氣相為感通使羣昭羣穆咸如在枝葉之相承源流之通貫屬毛離裏之恩莫不萃於一堂而後百世猶在目前若祖以下不與則氣不相接思不相親恐非所以昭來格矣雖與長發皆大禘之詩雖歌文武長發美元王相土以及成湯非祖以下咸與之證乎魯自成康賜以重祭大祫亦僭用禘祀文王而以周公配

非天子賜也故夫子非焉於時禘則直書曰禘如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也於大禘則隠其名如大事於太廟躋僖公不言大禘葢諱之也何謂大事以凡祭曰有事故大祭曰大事也大事而躋僖於閔亦羣廟合食之證宣八年之有事太廟昭十五年之有事武宫皆時祭也不言祭之名而曰有事葢所志在祭則舉其祭之名言禘言嘗言烝也所志不在祭而禮有因祭之事以及者則僅曰有事而志其禮之所因不必

言祭之名也大禘大祫本為天子諸侯之別旨禮緯稱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不分天子諸侯而後人遂訛祫禘為天子所並用馬融王肅謂禘大祫小鄭康成謂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謂一祭二名由不分天子諸侯故其說多參差也吉禘者免喪後之吉祭也免喪當二十五月今莊公薨止二十二月故春秋書以志其非左傳曰速也公羊謂未可以吉穀梁謂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無有言不當禘者杜元凱謂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其說未是左傳曰凡君薨葬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按禮既葬反哭而虞是日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祔於祖父祔者始作新主躋祔於皇祖之廟所謂葬哭而祔祔而作主也自祔及練祥禫以至吉祭皆特祀於主吉祭後値烝嘗禘乃合

食於太廟所謂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也吉祭為免喪後之祭名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明吉祭在禫後於士大夫曰吉祭於諸侯曰吉禘蓋樂舞備具同於嘗禘之禮故曰吉禘觀晉大夫之對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則知列國諸侯免喪之吉祭皆謂之禘非特魯也於莊公者明特祀於主猶禘武公禘僖公襄公之皆特祭非祫於太廟也彼太廟中止有時祭大祫曷常有吉與不吉之名乎杜氏誤認吉

禘為大禘而以不於太廟為非禮後儒遂謂屈太祖羣廟之主而就莊公為屈尊從卑不及太祖羣廟之主烏在其為審昭穆又曰魯禘非禮春秋書不勝書於失禮之中又失禮則書皆未細審左傳禮經故也夫魯禘非禮自在大禘不在吉禘與時禘吉禘為常事不書此書者以未可以吉而吉也故考禮者必先明乎時禘吉禘大禘之分而後禮與非禮可得而辨耳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薨不地諱弑也不書葬病季友之不討賊也或謂夫人為閔公之母為子討母可乎曰夫人與聞乎弑覇主討之可也臣子無讐母之理若慶父再弑其君實為首惡而不正其罪豈非失於討賊乎又謂慶父縊於密魯已討之不為縱也余曰討賊當明正其罪如衛人殺州吁楚人殺陳夏徵舒斯為討耳今慶父死而謚以共且為立後與無罪等奚得云討討則經

書刺矣或又曰誅而隱之乃季子親親之誼故叔牙酖而經書卒與其隱也慶父之隱猶叔牙也余曰不然公子牙今將耳將則弑逆之事未形季子逆探其心而誅之以靖亂隱之若無罪此當隱而隱為得親親之誼若慶父再弑其君罪惡昭灼非至親所得相為容隱者猶假親親之名而不正其誅使其繼世嗣位是縱之也豈曰討之云乎不則齊桓於哀姜且殺而以其尸歸寧慶父首惡而宥之彼雖不自縊度亦

不免於霸討其得不陳尸於市者實季友曲庇之也

故慶父不書刺閔公不書葬以病季友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者諱出奔之謂夫人何以不去姓氏子不可以絶母也文姜非母乎何以去姓氏盖文姜妻殺夫其罪重哀姜母殺子其罪輕於殺父之母則父為重母當以義絶於殺子之母則子為輕母不可以義絶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出奔明負罪而奔也曷為不去公子以不討其弒逆之罪也何以知不去公子為不討弒逆之罪曰衛州吁齊無知以罪討而去族魯公子翬鄭公子歸生齊公子商人楚公子比皆不討罪而不去公子正以著臣子之縱賊也或謂棄疾殺公子比不為討乎曰比被脅而立棄疾殺而代之利其位耳非討罪也故殺比不稱人罪棄疾也與慶父之縊而不書均不得為討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春秋管窺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管窺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金　榜

謄録監生臣夏毓圻

春秋管窺卷五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於閔雖非子承父位而繼其統者固應與君父同不書即位亦以繼弑君也左傳謂公出故非也閔

二年九月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成季入立僖公及慶

父繦高子來盟魯亂亦已平矣豈至改元而尚以先

魯出奔遂廢即位之禮乎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書次而後書救志存乎救三國之師次于聶北救邢

是也書救而又書次志不存乎救叔孫豹救晉次于

雍榆是也論者以次為緩詞譏齊桓救邢之不速不

知救援之師必察其形勢審其虛實攻其所必救出

其所不意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若必以速為貴以

摧鋒陷陣為賢幸而勝則我軍之死傷實多不幸而
不勝則棄甲曳兵敵勢益張非特無益於援國而且
愈速其亡矣如後世竇建德之救王世充其臣凌敬
言曰大王宜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遂踰太行狗汾
晉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建德不從軍敗被擒而
世充遂亡速亦何益乎救哉夫齊桓北伐山戎南伐
楚東郤淮夷為中國救患分災凡小國之望援於齊
者不獨一邢如皆以速救致戰為期不計難易強弱

幾救人而國不困斃安能成覇勲以匡天下乎且狄之病邢久矣閔元年齊人救邢今又以三國之師次於邢地以覬釁非志不在救也卒之邢潰奔師師遂逐狄人曷嘗不藉三國之救乎有謂三國稱師兵力有餘怠於進兵以致邢潰不知狄人方強入衛困邢伐晉滅温一時未有能制之者而謂三國之師速進狄即望塵奔竄恐未必然矣無全軍制勝之謀而徒恃師武臣力此晉先穀之所以喪師于邲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遷之者諸侯而曰邢者明邢志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之不能扞狄勢也桓固無如之何也遷夷儀以城之存邢之善策也桓固不敢不力也重列三國之師者以春往救邢至于六月城邢猶是三國之師而莫或告勞可謂勤于簡書矣故重序以志其勲

秋八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不地其地者何諱故也盖桓公召而殺之于夷也其曰齊人以歸者殺而以其尸歸齊非歸魯也如以喪歸魯則夷之去魯非遥何越六月而始至且文亦當書齊人來歸夫人之喪矣何曰齊人以歸也

楚人伐鄭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預弑二君幾亡魯國覇主討而戮之義也子不可以讐母僖公請其喪而葬之亦義也不稱姜于齊已絶之也不去氏于魯猶母之也書曰至自齊明尸已歸齊故喪自齊至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楚丘爲衛也何以不言城衛衛未遷也城之者諸侯何以不書諸侯以書諸侯則功歸覇主桓業小矣不書諸侯若列國之自城而桓不居其功則桓業大

矣當衛之為狄所敗遺民渡河野處立戴公以廬于曹齊桓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其器用財物戴公卒文公立又城楚丘而遷之使衛國忘亡其德亦云厚矣而桓不居其功若諸侯之自為城故經不書諸侯以大之自左傳有諸侯城楚丘封衛之言公穀遂以桓為專封胡文定因謂邢遷于夷儀遷出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為同患相卹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衛人渡

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滅亡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故畧而不書諸侯不知邢潰奔師邢亦不守其國矣三國之師具邢器用而遷之何異于衛衛雖敗亡載文相繼非無君也遺民尚存共滕楚丘之邑猶在非無民與土也安得云滅即安得云封夫所謂專封者或天子草除之國或久經滅絶諸侯一旦不請王命而復立之君與之土地人民是謂專封今衛不幸為

狄所敗有君有民有土齊桓為之戍守城城以救其危豈曰専封設楚丘不城當日諸侯有能殄滅狄人其時衛文將謂其國已滅遂不敢復歸故都乎抑并所存之土地人民俱不敢有乎歸故都而有其土地人民遂謂擅自封乎吾知其論固多窒矣左氏謂不書所會為後亦非也凡會而後至不書其國以辟不敏非竟不書諸侯也楚丘之城必諸侯分地受工若魯不往城則固當書諸侯往而城之則魯之勞自不

可泯豈以後至而沒其功或又曰城邢再序三國之師詞繁而不殺城楚丘畧而不書諸侯以繁詞為善耶則畧為不善矣以畧為善耶則繁為不善矣二者何居不知三國之師于春次聶北救邢至于六月猶是三國之師不以久役告勞故再序以志其勤若狄之入衛在閔二年齊已為之戍守為歸器用財物僖二年又為城楚丘而不合諸侯惟令各致其工故直言城楚丘而不序諸侯正以齊桓功在再造而不自

以為功若魯自往城于以見桓業之大非畧之也不然晉之城虎牢城杞脩書諸國矣豈賢于城楚丘而善之耶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以小國而序晉上虞主兵也謀伐虢者晉何以虞主兵虞貪賂而借道于晉以伐虢且請先伐故以虞主兵罪貪也下陽虢邑也邑何以言滅以下陽為虞

虢之要二國所恃以為國者下陽在而虞虢存下陽亡而虞虢舉矣故虞虢之亡不亡于其亡之日而亡于其亡夏陽之日春秋書滅下陽而虞與虢之滅不書正以見王公設險以守國之義有國者固不可不知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江黄小國遠與覇主上公盟必二國之君實來而非微者明矣其稱人以未爵命于天子也公穀謂大國

言齊宋逺國稱江黄則其餘諸侯莫敢不至非也夫諸侯之盟名列載書其先後位次無國不記若舉其大者逺者而其餘不序則至者何國盟者幾人隱而弗録何以示後春秋惟後至不書所會無有至而止書大者逺者之理劉丈公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夫子猶詳書之况齊桓逺服江黄而止列四國餘皆削而不序豈所以昭盛事乎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伐楚之謀已定于陽穀此先侵蔡者披楚之黨也遂者繼事之詞亦不留滯之謂蔡潰而楚已震動遂乘勝勢伐之故楚不敢以師禦而使與師言責之包茅不貢而使者即服罪也次于陘者據其要地按兵持重以待楚之來服也

夏許男新臣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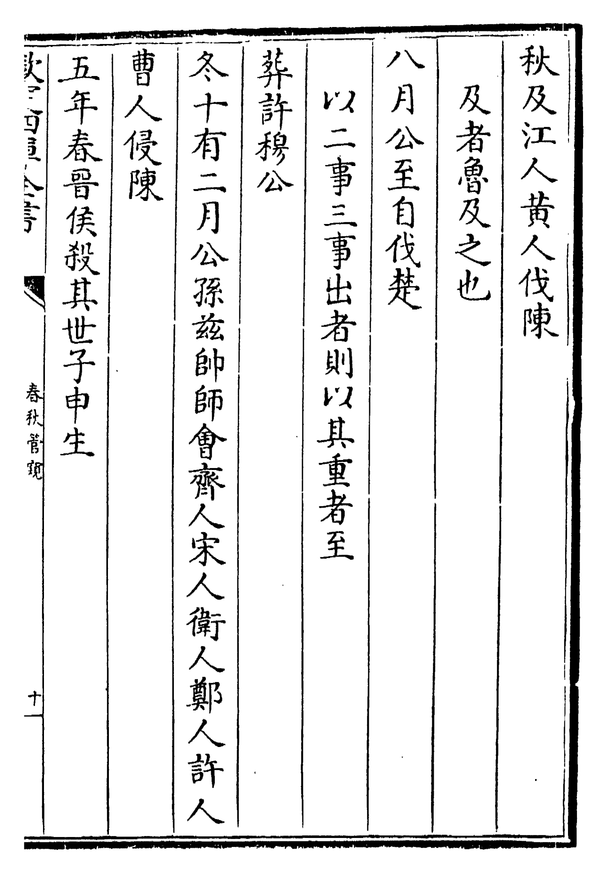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楚大夫始進而以名氏稱也何以進之以來盟為能服義也其來盟于師者楚子使其來受盟于師也不書楚子使者不使楚與桓敵也有謂盟未前定者非也楚使先已服罪而諸侯之師復進于陘故楚之君臣震懼使完來受盟若盟未前定來持兩端則當云楚屈完如師矣何以遽書來盟于師也惟完來請盟故齊桓退舍以為之禮書曰盟于召陵者見

齊桓之以德禮服楚不以兵威自恃為能得懷遠之道故特志其盟之之地以深美之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濤塗挾私以悮軍道宜有罪者也霸主會諸侯中軍法以戮之可也否則執付其君自戮之或歸京師以請王誅亦可也而擅自執焉則諸侯無越國執人之例雖濤塗有罪而擅執不可以訓故執之者稱人明不與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及者魯及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以二事三事出者則以其重者至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殺世子稱君殺之不以義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會于首止定儲位也不言公會而曰及者言公會則夷王世子于諸侯矣言及諸侯而殊會王世子正以見桓之尊王世子不敢以人臣與之抗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言諸侯盟者明王世子不與盟也會盟同地而重言其地者以盟與會非一事地不必其同故必志其盟之之地無竟書諸侯盟者首止葵丘平丘之盟雖同地必重言之也盟有書諸侯有不書諸侯者以無事間之則書盟于某地而不言諸侯若馬陵柯陵戲亳是也有事間之則書諸侯盟于某地若葵丘祝柯重丘是也首止之盟無事間之而復言諸侯者正以表

王世子之不與盟也鄭伯逃歸者逃其師而歸也首止之盟齊桓翼戴王室以定國本義也鄭伯逃之是逃義矣故賤而書逃等之于匹夫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

于廟不赴于同不附于姑則弗致也致者升其主于

太廟得合食也哀姜以罪殺于齊非特不薨于寢雖

僖公以嫡母之誼請其喪而以小君禮葬之然得罪于宗廟不可致也僖公始疑而終致亦弗察于禮矣公羊謂致夫人譏以妾為妻蓋脅于齊女之先至者穀梁謂立妾之詞董仲舒治公羊遂謂僖公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為夫人劉向治穀梁謂僖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妾母指成風也夫僖公從齊桓伐楚救許救徐以攘夷植夏為事故詩人美之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安肯背霸主而潛通于楚甚且與

之結婚姻乎且以齊桓之盛欲以女妻傳魯豈不敢從恐後而顧先為夷女之媵復脅制之使以妾為妻自犯諸侯之五禁此至愚不為而謂桓公賢者為之乎且異姓不相為媵桓豈不知非禮一舉而兼數不韙桓固必無是事矣至于廟中無立妻之禮又安有立母之文夫人君在則入廟共祭君薨則否成風生而入廟何為乎此皆穿鑿附會而不慮其不近情也後人舍左氏明徵而必曲說之是從何耶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盟有日有不日者乃舊史之詳畧非有所取義也葵丘之日公羊以為危之謂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以為美之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夫危之與

美之其義判然而各執一詞將何說之從謂曰為危之則踐土蟲牢雞澤澶淵之盟皆曰豈盡危之乎且葵丘之會惟六國而後之會鹹盟牡丘會淮皆至則所謂叛者九國何所指耶謂曰為美之則僖之盟薄盟宋文之盟穀成之盟蜀皆曰豈美之乎此二傳穿鑿之過至會盟同地而必書其所于首止平丘葵丘皆然胡氏謂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此亦非春秋之例

甲子晉侯佹諸卒

是月戊辰之後不應有甲子杜預以甲子為九月十一日戊辰為十五日書在盟後從赴非也史從來赴如壬戌平王崩而赴以庚戌則從所赴未有不序時日先後而顛倒以書者設夏卒而秋赴豈亦將先秋而後夏謂書在赴後乎疑卒之日有悮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不曰殺子而曰殺其君之子以奚齊未即位也未即

位而已居嫡次則異于衆公子矣稱子則已重稱公子則已輕故曰君之子也左傳言荀息立公子卓而並未言立奚齊此可證其未即位矣或謂獻公既卒奚齊即應嗣位何有越月而未即位者然晉厲之弑大夫逆周子庚午盟而入至辛巳朝于武宫二月乙酉方即位于朝周子以諸大夫之同欲而即位猶踰月況奚齊有三公子之黨不順踰月而未即位亦何異焉不然未葬之君宜稱子何謂君之子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秋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立而既葬則成君矣故書弑其君及者連及也荀息書及志死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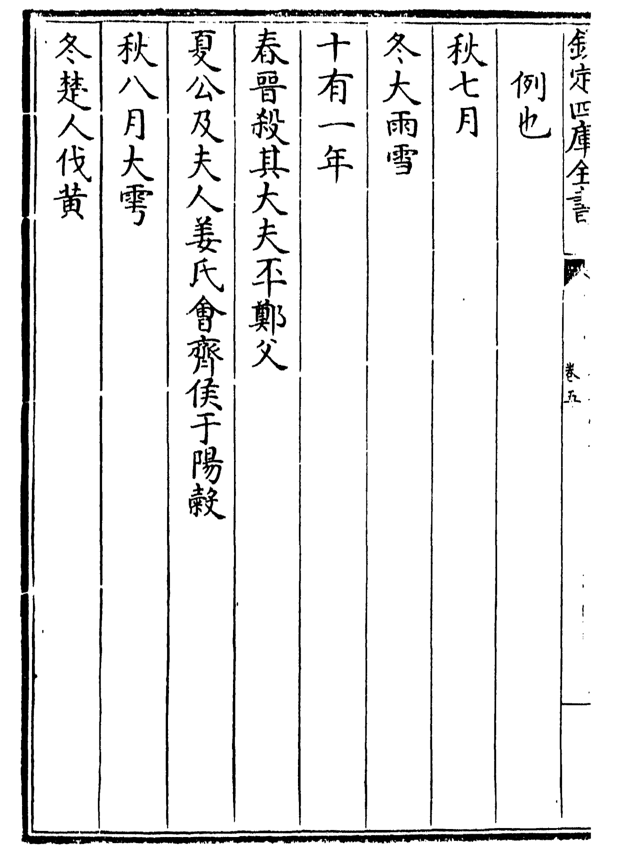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殺大夫稱國者君殺之也君殺之曷爲稱國謂以國

法殺之也穀梁謂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又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按春秋之殺大夫凡三十有七其稱人以殺者五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亦殺者衆故不稱名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及士穀箕鄭父皆作亂而國人殺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時陳無君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俱不得為君殺故稱人其稱國以殺者三十有二豈皆無罪殺乎如里克之

弒二君與一大夫猶曰無罪更以何者為有罪乎其曰罪累上者謂下有罪而亦當連及于上但人君施法惟論其殺之當否耳殺之而當則臣服其辜殺之而不當則君任其非安得謂臣有罪而又以累上乎至于稱大夫明其位也非與之而不去其官也春秋凡殺大夫無有不書大夫者寧皆與之乎殺州吁無知夏徵舒之不稱大夫者以討賊告故不稱大夫也殺里克稱大夫者由不以討賊告故仍從殺大夫之



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衛自懿公喪敗以來齊桓力為存之為之戍守為之城楚丘前年以狄勢日張又率諸侯城楚丘之郛以預備其于救患恤隣之義不可謂不盡矣乃城甫畢

而次年狄侵衛論者遂皆以怠荒責齊桓毋乃非君子之恕以責人乎夫勢有強弱時有難易狄之強固非齊所能一麾而服者以宣王之盛玁狁之熾薄伐至于太原而已如以區區之齊而欲使之南服楚北服戎狄東服淮夷使皆俯首聽命莫敢侵犯中夏否即謂之怠荒此固桓之所不能也必如是則窮兵黷武民不堪命齊將覆亡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憂人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城緣陵者即會鹹之諸侯也淮夷雖病杞而杞未至于敗亡諸侯城而遷之功固當録也故書諸侯城以志其功志其功則功小矣未若城楚丘之不志其功之為大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是季姬為已嫁之女矣公羊穀梁皆謂使來朝者使來請己則季姬為未嫁之女按春秋之例內女已嫁于諸侯者必繫之國此不繫國明未嫁也夫鄫為小國夙親附魯又季姬嫁焉即欲其來朝徵之可也何至來寧而怒止其女并絶而不繫之鄫耶姬既見止遣使速鄫子朝可也亦何必往遇于

塗而而使之鄫子既造魯境明非掘強不服者何待姬遇而始聽其使此皆不近情理之事且姬于鄫子既成夫婦其往見鄫子言會可也何以曰遇遇者諸侯未及期而相見之禮豈夫婦之相見亦有遇禮乎又及者内及外之詞今季姬及鄫子明内季姬而外鄫子非先夫後婦之稱其為未嫁女審矣謂季姬招揺四方以擇耦恐亦未必放誕如是疑鄫子于魯請昏于魯而公未之允季姬欲之故潛約會防而使來請

已陽若道途之偶遇者即事以書而姬與鄫子之越禮私會公之溺愛罔覺其非已畢著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盟牡丘而遂次于匡非怠于救也使大夫帥師往救而諸侯遥為聲援乃節制之師非觀望不前者比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諸侯不親救徐故至會而不至救公羊謂桓會不至

此何以至久也范氏謂危而致之程子因有告廟過

時危之之分要皆非經例也辨在桓二年

季姬歸于鄫

歸鄫而不繫以鄫明初嫁也如曰中絶豈有既許之

歸猶絶而不繫之國乎

己夘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月盡日也公穀皆釋為㝠非也盖九月己夘至

明年正月朔戊申凡九十日以歴推之己夘非月盡

日乎隕石書朔震夷伯之廟書晦皆偶值晦朔而史

因志之以為考歷者之證焉耳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及者内及外也戰而以晉為及者内同姓而外異姓

也獲晉侯不言師敗績者君雖獲而師未敗也胡氏

謂君獲不言師敗績非也按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

獻舞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

子逞滅皆君獲而書師敗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言隕石而不言石隕者以石隕則為自隕仰空無石

安得有隕言隕石則固有主是隕者不知其何所來

所以徵異也先言宋而後言五者以隕在于宋遍察

之則有五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者即隕石之月明不相遠也公羊以不日為晦謂春秋不書晦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無此例也按巳丱晦震夷伯之廟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曷嘗不書晦乎六鷁退飛者非鷁自退有主是退者而不知其何以退是以為異也過宋都言退飛之遠非稍稍前却者比二異俱見于宋明為宋戒觀後五年宋襄見執于楚後六年敗于泓知吉凶先見之徵君子固不可不察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齊桓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則孝公已受命于君父矣無虧之立未之有命也易牙豎貂殺羣吏以立之非為亂乎宋襄率諸侯伐之乃伐其亂非伐喪也胡氏以奉少奪長罪宋襄過矣夫長幼之辨當辨之于未立之先人主意有所偏臣下執而爭之宜也

若儲位已定神器攸歸一旦君没而臣子稱兵宫闕欲建長而黜幼得不謂之亂乎猶執長幼之論謂立無虧為是納孝公為非得無以豎貂易牙之為為是而賢之乎又以仲山甫爭戲括之事為證不知山甫亦就其未定而引義以爭之耳非謂日後魯之臣子當違命以抗王也不然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幸而其臣無閒言設不幸而有豎貂易牙之輩樹建長黜幼之兵豈亦云當助之而黜武王乎若晉之重耳

夷吾皆長也奚齊卓子皆幼也然奚齊已主喪位則書殺其君之子卓子既立則書弒其君春秋之不與亂臣藉口反正亦較然矣而又何罪乎宋襄之伐齊乎

夏師救齊

伐與救必先審其是非伐為是則救之者非救為是則伐之者非非謂書救皆善也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楚猾夏而中國救之晉悼公伐

鄭而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是中國討即楚者而楚救之豈亦云凡救皆善而無所別乎公子無虧倚亂臣以篡立逐先君所立之嗣固隣國諸侯所當仗義以討者而反救之可乎書救不言公與大夫而僅言師明有所諱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及者内及外也春秋内同姓而外異姓今齊與宋皆異姓曷為内宋而外齊乎宋襄奉齊桓所立之世子

而討齊之亂是以君臨臣故内宋也伐者宋公則戰者亦宋公曷為以師稱明宋公以順討不順不與齊師之得抗故稱師而不稱公

狄救齊

冬之伐衛稱人此稱狄不與救齊明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前乎此者皆書狄此伐衛何以稱人以邢與之俱也

邢以周公之胤而召狄以伐同姓之衛是邢與狄類矣狄邢不可故人狄與人邢等正以愧邢之無異于狄非予狄而進之也後二年盟邢齊狄俱稱人亦以愧齊非與狄也穀梁以狄稱人謂善累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果以救為善則當明進之于救齊矣何救齊則狄之伐衛則進之豈伐人之更賢于救人乎觀自後狄仍以國稱終春秋之世無復稱人則知伐衛盟邢之稱人非進之也明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稱人畀從國詞非與之也諸侯不相為治擅相執而不歸京師則強陵弱衆暴寡不復知有天子矣故畀而人之左傳曰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此亦疑霸主擅執諸侯而以不道於其民告當時習焉以為故實非春秋之例也若宋人執滕子嬰齊邾人執鄫子用之二君皆横遭暴虐曷嘗有不道於民聞執諸侯凡十有三執

宋公不言楚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執曹伯畀宋人繫於晉侯入曹之後不專言晉侯執也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其稱人者九豈皆不道於其民耶或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一執歸京師而有稱人與爵之分非不道於民與否之别乎余曰不然翫春秋書法言歸於者謂歸其所當歸順詞也言歸之于者謂不得已而歸之勉強之詞也曹成公以殺太子自立晉侯

執而歸於京師順也故曰歸於也衛成公之執晉侯使醫衍實酖之陽為元咺申訟陰實洩已之怨廹殺之不可以歸不可不得已而始歸京師非勉強乎故曰歸之於也書爵書人之分葢在於是滕子名者由宋人執而以名告也胡氏謂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宋襄既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固宜書名著其罪也然小國不與衣裳之會如杞薛邾莒夫子皆不之罪何獨於滕為罪而名之且齊桓屢會而滕

不至末之一討宋襄始會而滕已先至反見執焉尚得謂之宜執乎觀宋襄之執滕君用鄫子盟曹南而又圍曹其暴虐不減桀紂豈春秋之所與乎不與宋襄即不罪滕子可知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盟于齊者修桓公之好也何諱公而人諸侯乎以楚與盟也楚與盟則中國將胥聽於楚可不戒哉故春秋謹之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桓北伐山戎南伐楚東郄淮夷城邢衛以扞狄其於內安外攘亦云勤矣桓公歿孝公不能繼父之業而反與狄盟甘同非我族類是齊亦狄矣不可以狄齊故人狄與人齊等實以愧齊之僃異於狄非與狄而進之也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前與邢伐衛稱人此仍書狄其非進之也明矣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此皆諸侯也畧而稱人以宋公求諸侯於楚為可恥也故畧之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執宋公者實楚子不言楚執者存中國也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春來獻捷

不言獻宋捷者與不言楚執同一義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盟于薄請釋宋公於楚子也不曰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與楚之專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七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及者我及之言及不言公與大夫或以微者將或内為公諱升陘之戰為公諱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用夷禮故子之非絀爵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禮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夫所謂滅同姓名者非夫子惡之而輙名之也蓋同姓之滅必告於廟告則滅國之君當於廟稱名曰某爵某滅某國以告故史亦書其名也若滅異姓之國不告廟則不稱名矣左氏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觀同姓諸侯之喪必臨于廟則同姓諸侯之國滅自必告於廟矣先儒誤解稱名為

罪滅同姓遂謂夫子名之不知滅同姓之惡固無待貶而自見夫子豈有以人臣而輙名諸侯自以為賞罰之權在已可以名之而不為僭耶夫齊與萊楚與夔皆同姓也齊滅萊楚滅夔齊楚二君不名明非魯之同姓不告廟也蔡侯般魯同姓也楚殺而滅之則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非滅魯同姓而名以告廟之證乎若晉之滅虢滅虞宋之滅曹皆魯同姓而晉宋之君不名者以虢未言滅虞公書執而曹止

書入傳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與夫告執

告入而不告滅俱不告於廟故不名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齊人者齊侯也夏之伐我北鄙稱人者齊孝公也則春之侵我西鄙稱人者寧獨非孝公乎盟洮盟向乃衛人平莒於我於齊何與而屢以師加故畧而人之侵者潛師侵掠擄其人民畜産也伐則禦之侵則追之明有備也齊後稱師者以侵可稱人追不可以人稱故師之非前少而後衆亦非謂設伏以邀我也酅

者齊地至鄑者言追之遠也遠追而弗及是齊以輕師撓我速進而速退欲我之疲於奔命也公羊穀梁曲為之說俱不得其解

夏齊人伐我北鄙

春來侵而遠追弗及夏又伐而師不入境明以輕師屢進而撓我展喜之對適合其機非孝公真能服善而班師也果服善而悔過何不遂與魯平而致魯有楚師之乞哉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是楚子也而人之不與荆蠻之圍中國也人楚子則不與諸侯之從於楚亦可見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魯不與圍而往與盟中國之翕然宗楚於斯極矣微城濮之戰周之玉步幾敗天下所以思霸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以出其不意伐衛以張其罪討皆剪楚之黨而振其軍威為救宋先聲兩書晉侯者各從所赴也晉於曹衛雖曰修怨然二國實楚之黨救宋之師必假道於二國二國不先摧破而輕率以進則前有強楚之阨後有曹衛之阻若楚據險以老我師曹衛斷後以絶我餉則七百乘之師適為禽耳故先破曹衛而又執曹伯出衛侯使二國滅亡之不暇恤而後晉師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威聲遠播強敵自懾故楚子聞

之而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也至於私
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乃離其黨援激其
從我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文公好謀而能
懼子玉恃勇而多驕此楚之所以敗於晉歟論者以
夫子言晉文譎而不正遂無一不以為譏不知譎而
不正與正而不譎皆霸術也顧時有緩急勢有難易
當齊桓之世先未有霸諸侯渙而不羣桓以禮信屬
之而又綏之以德幾數十年然後中國諸侯翕然宗

之故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時荆楚雖強猶知畏懼召陵之伐服罪請盟非若晉文時楚横益熾伐齊圍宋氣吞中國諸侯咸惴惴焉有倒懸之勢此豈禮義所能柔服者使非文公藉齊秦之合鼓訓練之師謀致子玉覆其軍殺其將使楚再世不競則中原未必不折而入楚矣時與勢迫又安得虚言揖讓以坐長寇讐乎夫兵不厭謀機不可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而豈得以文之多謀為罪乎彼宋襄云不鼓不

成列不禽二毛此下愚之為徒喪師辱國耳又豈得以不譎而賢之乎要之霸之所以不若王者以志不忘利無大公無我之心所以為隘非謂好謀多算之即非正正之師也學者審乎此而後可與論霸王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戰者皆陣而決機於俄頃安有主乎戰與不主乎戰之分按春秋魯與列國戰者三會列國戰者二列國自相戰者十有六皆稱及而公羊謂及者我欲之㲉梁曰内為志後之釋經者遂皆以及為主乎是戰謂書及為貶詞夫文之譎而不正是其霸術之卑而内安外攘寧非一戰之功夫子作春秋辨是非有善必奬而於如是之大勲誅之不少與度聖人必不如是之

隘苟以及為賍詞假令孔子欲予晉文則是後也將書楚人及晉侯戰耶抑舍及而別有書法耶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胡氏曰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之罪也按衛獻公出奔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

告無罪是獻公實有罪者而不名何獨於成公之不名為罪晉文也同一例而義殊豈夫子昭示後人之意乎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穀梁謂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胡氏曰朝於廟禮

也於外非禮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按天子廵狩諸侯朝於方嶽非朝於廟也寧亦謂非其所乎胡氏又曰天子廵狩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嶽有常所其宫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子下勞晉侯公朝於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不知時有常變事有經權周室衰微楚勢日張當其戍穀圍宋威震諸夏微文公之一戰勝之楚幾改物而中原皆為楚矣功

在王室澤在生民天子迎而勞之誰曰不宜而以王所為勞民費國亦弗審乎輕重之權矣且天子一宿之地即為王所豈在宮室儲偫之備假令時廵道出諸侯之境乘輿咫尺禮無不覲寧亦曰非常所而不朝抑朝而以非所為譏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左傳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胡氏曰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

國何以名殺叔武也按歐大之殺叔武公弗與知果知之當直書其殺弟矣不應侯復歸始貶春秋之復歸有三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皆書名何獨於鄭之名為以罪書乎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即温也晉侯大合諸侯於温請王巡幸以中朝禮聖人嫌於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特書曰天王狩也言温則小言河陽則大天子不為一邑巡幸所以大其狩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執衛侯稱人非霸討也執歸京師示不敢專固禮也但晉侯為臣執君又使醫衍酖衛侯明以私怨報復非真為其不道於民也殺之不可以歸不可不得已而歸之於京師豈真尊天子乎其曰歸之於者勉強之詞故畧而以人稱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書自晉者明有所恃也臣而恃外援以復不臣甚矣

大夫不言復歸言復歸者深著其挾勢抗君以惡復入之罪也不曰復入而曰復歸者入則難詞歸則易詞元咺倚晉勢以入國國人莫之敢抗猶易也故曰歸晉文欲仗義以霸天下而紊君臣之大綱其非不待言矣此其所以為不正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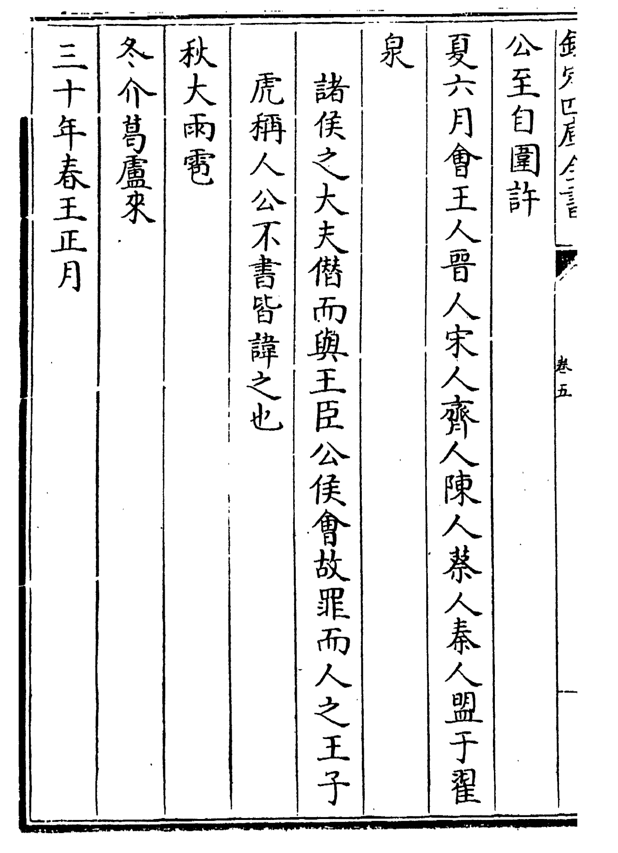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諸侯復歸于國無有不稱名者曹伯稱名例也胡氏

謂曹伯使其豎侯獳貨筮史以曹為解是以賂得國故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按左傳所載侯獳貨筮史不言曹伯使明曹伯不與知也昔文王囚羑里閎夭之徒以美女奇物獻而得釋古未有非之者獨於侯獳之賂免曹伯遂等曹伯於失地滅同姓之罪則非特阻臣子忠愛之心而又失春秋歸國書名之例未可以為訓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諸侯之大夫僭而與王臣公侯會故罪而人之王子虎稱人公不書皆諱之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稱國以殺者明有罪也元咺構訟陷君擅敢廢置此法所當誅者故以國討為文瑕立踰年稱公子不與元咺之專立也稱及明元咺累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曹成公之執而歸書曰曹伯歸自京師衛成公之執而歸書曰衛侯鄭歸于衛何書法逈異乃爾蓋曹伯

之歸以曹人請之晉人歸之内外咸順如事畢而告至故以歸自京師為文衛侯之歸雖王與晉侯釋之而元咺及公子瑕猶在非去元咺及瑕國未可得也故以外納為文書歸于衛者猶曰諸侯納之也凡自外納入皆書名衛侯歸稱名例也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卜郊至四月非禮也家語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主宰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據此

則魯之郊當在寅月或以卯月或以子月非失時則
僭矣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卜筮夫郊祀后稷以
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
宜其不從也獻子之言明魯之郊主於祈穀而逾於
啓蟄故為譏耳卜者何卜其日也周之始郊定於冬
至不卜日也祈穀之郊則卜辛日以百穀之成在秋
其日為庚辛庚為剛日辛為柔日内事則用柔日祭
為内事故用辛也魯郊當於丑月卜寅月之上辛不

吉則卜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三卜而不從則不郊矣四卜而逾於寅月非禮也免牲者不郊即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繫牲以待明年卜用今至於四卜而免牲免之遲矣乃者遲之謂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之詞郊重而望輕既不郊矣則望亦可已而猶三望所以並志其失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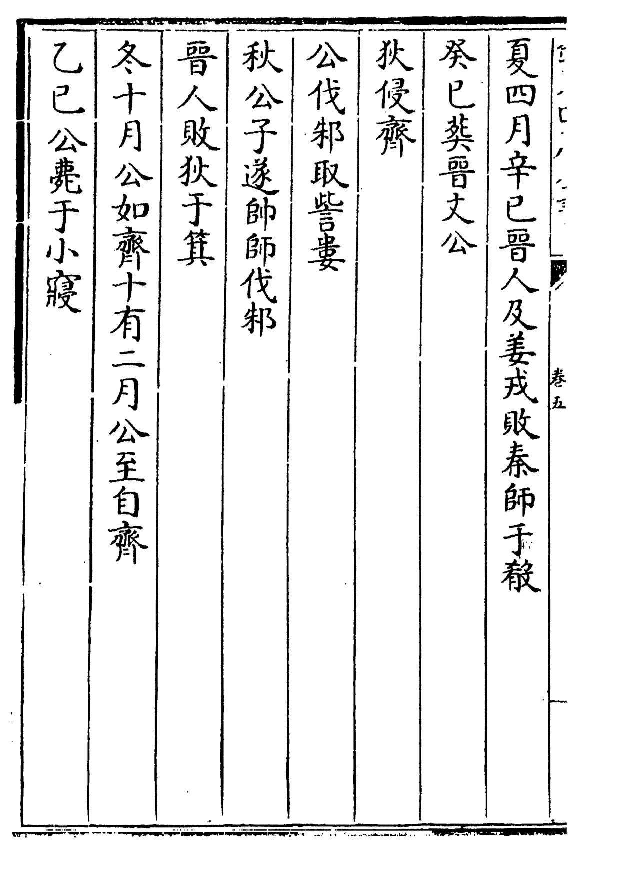
及者内及外之詞非謂盟為衛人所欲也衛為狄所逼不得已遷都為狄困深矣今因狄亂而侵之外以

秉狄人之窘内以壯我民之氣機固不可失也然狄之強衛豈能遂勝之因其請平而與之盟亦足以服狄而固我圉矣不知止而必欲以新造之弱旅搏久畏之强敵設有潰敗悔何可追胡氏以盟狄罪衛此亦不審乎時勢之論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管窺卷五